

在香港外國記者會發表講話（準備稿）
2019年11月26日
下午1:00

「重振亞洲與世界各地的民主」
預計時間：20分鐘

Shibani，謝謝你的熱情介紹，也謝謝你今天在這裡接待我。謝謝大家今天下午來到這裡。

同時也感謝香港外國記者會。這是一個赫赫有名的機構。70多年來，這個機構一直倡導並象徵著香港人長期以來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公開辯論和追求真理的承諾，這些都是自由民主社會的基石。你們在香港支持新聞和公共話語的使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重要。我為你們的堅持喝彩。

恭賀大家兩天前和平地完成區議會選舉。投票率達到70%以上，這甚至讓老牌民主國家（比如我的國家）都相形見绌。應該說，結果本身便說明了一切。

我相信在後面的討論環節中，我們有機會就此進行更多交流。但不論結果如何，香港各界人士都應該為前幾天發生的事情感到自豪。它再次讓香港理所當然地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贏得全世界公民的欽佩。讓我再次表示祝賀。

作為NDI總裁，我的首個亞洲之旅快將結束了。上星期早些時候，我先去了尼泊爾幾天，然後在緬甸停留了約五天時間。緬甸我以前已曾到訪，尼泊爾則是首次。

我發現了一些有趣的共通點：兩個國家都是極多樣化、不發達的多民族國家，都在努力擺脫殘酷的國內衝突，進入一個和平、發展和

民主聯邦制的新時代。除此以外，兩國在多個方面發展都大相逕庭。我相信在稍後的問答環節中，我們有機會更深入探討有關問題。

NDI 簡介

請先讓我簡單介紹一下我所領導的組織。

美國國際民主研究院（簡稱 NDI）在 1983 年、即 36 年前成立。我們隸屬於美國民主黨，但與該黨並無正式聯繫。我們有一個獨立的董事會，由前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擔任主席。

過去 30 年，我們已在 150 多個國家展開工作，目前在全球設有超過 50 個辦事處。我們約 50% 的資金來自美國國際開發署；20-25% 來自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其餘來自美國國務院和國際發展機構，包括英國、加拿大、瑞典、瑞士和挪威等。此外，亦會接受私人資助。

我們是一個無黨派的非政府組織，總部設於華盛頓，使命是支持努力在其國家建立和落實民主制度的人士；具體而言，即協助政黨、立法機構、公民社會組織和其他機構發展，同時促進它們彼此之間以及與公眾之間的互動，從而確保有公平可信的選舉、制訂周全且能回應市民訴求的政策，最終建立穩定繁榮的社會。

在日常工作中，NDI 不會選邊站。我們與所有人、各個政治派別平等合作，只要他們願意奉行和平政治競爭的基本原則。我們看重的是過程而非結果。我們的工作是透明的，除了直接支持公平民主進程（透明度、問責制和所有人平等參與）原則的政策外，我們不主張其他具體政策。

另外需要補充的一點是，輸出所謂的「美國」模式並非本院宗旨，這是普遍存在的誤解。相反，在我們的工作中，我們會分享全球各

種民主模式和經驗，讓各國能汲取經驗教訓，並自行決定哪種模式最為有效。

為推動本院工作，過去 30 年，我們在全球建立了一個廣泛的民主實踐者網絡，並會定期善用這個網絡。這個網絡每天都在擴大。NDI 為這項工作深感自豪，並一直以兢兢業業的態度推行有關工作。我們亦深深感受到，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展開這項工作。

全球民主現狀

就在數星期前，全球都在紀念柏林圍牆倒下 30 周年。我和 NDI 主席馬德琳·奧爾布賴特也在柏林待了幾天，參與這項紀念活動。

對話的基調始終如一。30 年前和其後十年間，民主的未來似乎是光明的。歷史已經結束。民主取得勝利。浪潮湧來，席捲歐洲、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區。民主傳播到世界各地，似乎有一種必然、甚至於必勝的意味，儘管許多人認為要真正實現是需要時間的（或許需要幾代人努力經營）。

三十年後，很多人哀嘆，全球民主發展面臨嚴峻挑戰，情況更日益嚴峻。各項調查顯示，十多年來，全球民主每年都在倒退，情況不僅見於不發達國家的新興民主，經濟發達的老牌民主國家也是如此。

甚至包括我本人所在的美國。至少我聽說是這樣的……

若干因素令這些挑戰更為嚴峻：

- 新的數碼技術讓破壞者可以更快、更廣泛、更有效地散佈分裂和虛假資訊；
- 煽動家的出現；他們利用不安、恐懼和種族或宗教分裂，逐漸顛覆民主制度，但表面上往往仍沿用民主形式；

- 強勢的專制國家崛起，這些國家認為民主制度直接挑戰他們的利益；及
- 太多地方的民主制度未能為公民帶來切實利益，無法滿足他們最卑微的期望。

正因如此，有關民主必然性的自信假設經已破滅。宿命論開始出現。專制領導人變得更有自信，甚至宣稱自由主義經已過時，並將他們的威權模式吹捧為比民主更好的選擇。

但若然 30 年前民主宣導者提前取得勝利，對於今天那些宣稱反自由主義必然取得勝利的人，我也會說同一番話。

因為儘管民主國家無疑正在受壓，但卻並非唯一受到世界各地日益增長的政治不滿情緒影響的國家。

從莫斯科到馬拿瓜，喀土穆到開羅，玻利維亞到貝魯特，到德黑蘭和阿爾及爾，以至香港和其他地方，沮喪的公民紛紛走上街頭，要求政府聆聽他們的聲音，保護他們的權利，杜絕腐敗，開放政治體制。

即使是那些先前取得重要民主發展、近年政制發展卻在迅速倒退的國家，包括土耳其、匈牙利和波蘭，近期的選舉結果表明，系統性削弱民主制度、煽動仇外情緒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

我們還能從過去 30 年的記錄，以及今天所目睹的廣泛動亂中汲取到什麼教訓呢？首先，似乎我們這些生活在民主國家的人還不知道的一點是：民主並不容易。它混亂、複雜、不完美，即使它是最好的選擇。

我們學到的是，雖然我們可以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協助一個國家發展基本的民主體制和民主進程，要改變思維模式和建立一種新的民主文化卻要困難得多，需要的時間亦長得多。前路亦可謂荊棘滿途。

我們學到的是，我們需要管理我們自己及他人有關民主能迅速落地生根並為公眾帶來利益的期望，特別是在不發達且公民信任度低的地方。

我們學到的是，身份認同政治的力量非常強大。經濟衰退，再加上蠱惑人心的呼籲，至少可在短期內左右選情。

我們學到的還有，如果同樣的老傢伙（他們往往是傢伙）不顧一些新規則的存在，堅持玩同樣的老掉牙遊戲，日子一久，很可能會落得同一下場。

因此，重要的是要取得不同的結果，確保民主制度向新的聲音（青年、婦女和其他傳統上處於邊緣地位的群體）敞開大門，讓他們能夠發揮或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調查顯示，人們對民主國家政治制度和治理結構的信心正在下降，但政治參與度卻在上升。關於這一點，相信所有香港人都有深切體會。全球範圍內的這一上升趨勢由婦女和青年帶動，他們要求更高問責性、更高透明度，並至少在談判桌上佔一席位！

因此，我們看到的不是從原則層面摒棄民主，而是人們對民主實踐過程中的缺失或缺陷感到失望。這表明世人都渴望爭取更多（或者更準確地說，更好的）民主，而不是更少。

民主與專制

其中一個原因，是民主過往取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全球各地自冷戰結束後紛紛步入民主時代，與此同時，在國際關係和平發展、全球（包括亞洲）經濟及社會發展層面上，取得的進步亦是前所未

見的。這絕非巧合。全球絕大多數國家都受益於民主和平的環境，並因民主國家的善意、開放的市場和開放的社會而取得成功。

學術研究已不可推翻地證明了民主與經濟發展、公共衛生及教育質素之間的關係。根據這些研究，原因很簡單：在民主國家，政府需要對人民負責。民主制度鼓勵他們回應人民需求。

相比之下，歷史告訴我們，仁慈的獨裁者並不常見。儘管所有獨裁者都自詡「高效」，在治理國家時，他們卻欠缺誘因去考慮更廣泛的公眾利益。相反，他們有充分理由優先（若非唯一）考慮政治盟友及其他維護其權力的人的需要。解決公民不滿等問題則不在他們考慮範圍之內。

不實行問責制，就會出現濫權情況，這是人性中無可否認的醜陋一面。缺乏透明度和法治，就會出現腐敗。當權力只掌握在一個人手中，這個人只會獲得他或她樂見的資訊，而非需要聽到的真相，導致其所制訂的政策具破壞性和誤導性。

出現這種情況時，尋求和平改革的途徑便行不通了。極端選擇浮現。套用約翰·甘迺迪的話：「那些使和平改革成為不可能的人，必會使暴力革命成為可能。」這是我們在世界各地反覆看到的，不僅是最近幾年甚至幾十年，而是幾個世紀以來都是如此。

簡而言之，儘管民主存在種種缺陷，它還是有效的。維護國家和平及國際安全不僅是道德上正確的事情，其重要性更是不容忽視的。

NDI 在香港

正是這一核心信念，推動 NDI 在全球範圍內展開工作，包括在香港。

鑒於最近發生的事件，我認為有必要簡單解釋一下 NDI 為何在香港展開工作、我們與誰合作，以及我們做些什麼。

我們於 1997 年開始在香港籌辦活動。從 2004 年到 2017 年，NDI 在這裡設有辦事處。過去 22 年，我們的工作重點始終如一：協助香港市民充分發揮《基本法》所載民主權利的潛力，並推動國際社會持續關注香港在這一方面的進程。

我們其中一項主要工作是收集及分享資訊。基於某些重要原因，全球目光均集中在中國的經濟及政治發展上，而較少關注香港的情況，包括在實現《基本法》所載民主原則方面的進展。事實上，要應對挑戰，你必須先識別它們。

因此，自 1997 年以來，NDI 定期製作《**Promise of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系列報告（16 份），持續跟進香港的政治改革情況。這些報告收集和分析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見，包括學術界、市民、政黨和政府等。完成的報告會作為資源提供予香港人和國際社會。

所有報告都是公開的，最早一份在 1997 年發佈，歡迎大家到我們的網站 NDI.org 查閱。下一份報告將於 2020 年初發佈。

應本地合作夥伴要求，我們已通過研究和培訓，讓香港市民掌握更多自主能力。NDI 最近與香港大學合作，支持展開一項民意研究計劃，以清楚了解市民對民主制度和民生挑戰的看法。這項於 2018 年展開的初步研究旨在進行量化分析，預測目前抗爭運動的許多驅動因素。我們期望這項民意研究可以為那些不了解香港社會內部情況的人敲響警號，並以此為基礎，推動各方就香港未來的和平發展進行建設性對話。

研究詳情可瀏覽香港大學網站。第二階段民調的結果快將公佈。

二十年來，NDI 一直與本地公民社會行動者合作，重點關注法治和政治改革，協助他們更有效地與本地及國際受眾溝通。

多年前，NDI 實施了加強政黨建設的計劃，**同時**涵蓋泛民主派和親中派。NDI 一度派出小型代表團觀察和報告香港選舉的情況；過去 36 年，我們均有就全球 100 多個地方的選舉活動作出同類安排。

最後要說的是，多年來，NDI 一直支持婦女、青年和少數民族參與政治的活動。我們支持青年辯論計劃，舉辦研討會推動婦女參與政治和決策，並邀請研究少數民族參與政治的技術專家到香港分享經驗。

這就是我們一直在做的工作。在所有情況下，我們都以符合與支持香港《基本法》中所載權利和民主承諾之方式行事。我們沒有為任何特定的政黨或機構提供支援，反之，我們致力通過推動和平對話來解決香港所面對的挑戰。

現在，可能大家都聽說了，北京聲稱 NDI 及其他組織參與推動香港獨立或煽動叛亂，也就是所謂的「幕後黑手」。我可以很肯定地說：這顯然是錯誤的。我懷疑許多作出該等指控的人也知道這顯然是錯誤的。

我必須明確指出：NDI 在香港最近的抗爭運動中（以及過往的任何類似活動中）沒有也未曾直接或間接參與其中。有心人所作的指控不但為了散播錯誤資訊，也說明有關方面仍不明白真正問題所在：民意不滿。若當局先前未能明白這一點，兩天前區議會選舉的結果，理應是一記當頭棒喝。

潛藏的危險在於，若當局仍不坦誠面對目前形勢（在目前情況下，香港人真正擔心的是他們的權利受到侵蝕，以及香港的整體發展方向），可能會令當局制訂錯誤政策，最終導致破壞性的解決方案，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

我還要指出的是，原則上，NDI 譴責任何人使用暴力來解決政治分歧。在憤怒和沮喪驅使下，走向暴力似乎是頗為理所當然的，但 NDI 的 30 年經驗表明，暴力對實現長期政治目標是不利的。暴力政治運動甚少能取得成功；相反，它只會令掌權者態度更加強硬，擴大分歧，加劇持續衝突。這根本無法推動民主進程。

關鍵議題

在我看來，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議題是，怎樣的規則、規範和價值觀才能引領各國，並作為 21 世紀國際體系的基礎。

舉例而言，世界會重新採用勢力範圍模式，**還是**獨立國家（無論大小）能擁有平等權利去保護其認為適當的主權利益？

是一個國家的多數人有權無條件強壓少數人，**還是**少數人也能獲得平等權利與保障？

真理和言論自由仍然是最重要的價值觀？抑或，世界必須調整其價值觀和標準，以包容其他國家在真相傷人時的感受？

要維護國家安全，是否必須要依靠一個奧威爾式的監控系統來監視你的一舉一動、購買行為和面部表情，並根據政府施加給你的莫名其妙的社會信用評分來授予你權利？

抑或，各國政府會基於「唯有開放社會、讓人民享有自由，才能真正維繫國家安全」的假設確立體制？

人類只能淪為被強權操控的群體嗎？

抑或他們有與生俱來的個人主權？

最後，國家榮譽**或**個人尊嚴，哪一樣更重要呢？

結語

人民對治理有發言權，政府對人民負責，行動透明，所有公民均有權參與，這些都是維護人類尊嚴的基本價值觀，也是民主的價值觀。

這些價值觀如今正受到圍攻。但它們一直存在，也將永遠存在。事實是，歷史永遠不會結束。現在和將來都有這樣的人，他們不但想在國內顛覆民主價值觀，還為了一己之利嘗試在國外興風作浪，無論是透過散佈虛假資訊、腐敗、脅迫還是其他惡意影響手段。

因此，重要的是，全球各地相信自由和民主原則的人必須團結一致，宣揚和捍衛這些價值觀，在任何時候都要保護這些價值觀，以和平方式對抗那些攻擊或貶低它們的人。

因此，當這個城市的人們思考如何前進並努力發出自己的聲音時，他們應該知道，同樣的民主精神正在世界其他地方發揮作用。

香港是一場全球大戰的先鋒，數以百萬計的人也參與其中。這是一種精神，要求尊重言論自由的基本價值觀，尊重人類固有尊嚴，以負責任、透明、回應市民訴求和具代表性的方式施政。

這種精神超越文化或歷史背景，呼應人類最基本的渴望。

香港人應該知道，即使我們許多人只是在遠處觀看，你們也並不孤單。世界各地的自由人民都與你們站在一起。祝願你們取得成功，讓大家聽到你們的聲音，實現你們的夢想，儘管前路困難重重。

很榮幸今天下午能夠來到這裡。謝謝大家用心聆聽。期待接下來與大家的對談分享。謝謝！